

# 憶中國公學的良師益友

## ● 蔣昌煒

編者按：

作者蔣昌煒（一九一二—二〇〇一）

於民國元年七月十一日生於湖南省湘鄉縣，其地與湘潭、湘陰併稱三湘，地靈人傑，前清同治年間中興名臣曾國藩、左宗棠即生於此。蔣昌煒之父蔣仲模，任法官與律師，擔任長沙律師公會會長達十餘年。蔣昌煒早年先後就讀湘中豫章小學、嶽雲中學、稻田女師。民國十八年遠赴上海吳淞中國公學，時值胡適先生擔任校長，楊亮功先生為副校長，校董有蔡子民、于右任、王雲五諸鴻儒。蔣昌煒在校表現優異，深受師長器重。翌年胡適先生轉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囑其轉學北大文學院，因志趣不同，未從師命，而轉學至朝陽大學法律系，

朝陽大學為馳名全國之法學搖籃，有「無朝陽不成法院」之美謬。民國二十三年畢業後，即返長沙執業律師，為湖南省女律師第一人，被譽為「三湘才女」。

推事，民國六十五年總統特任為司法院第四屆大法官，迄民國七十四年任滿退職。

對日抗戰期間，隨政府入川，初任職於司法行政部（即法務部之前身），民國三十二年奉派四川江北地方法院推事（現推事已改稱為法官）。抗戰勝利，調任江蘇吳縣地方法院推事，三十六年升任江蘇高等法院鎮江分院推事。大陸淪陷後，舉家遷台，與夫婦前最高法院推事羅國昌於高雄設持平法律事務所，執行律師業務。嗣以當時法界首長力邀，重返審判工作，初任福建高等法院廈門分院推事，民國四十三年調台灣高等法院推事，民國五十二年調升最高法院推事，民國六十五年總統特任為司法院第四屆大法官，迄民國七十四年任滿退職。

蔣昌煒服務法界四十餘年，勤政廉明，公平正直，辦理審判業務斟酌全案，力求無偏無頗，務使當事人心服；解釋憲法及法律，則以維護國家社會整體利益及人民福祉為依歸。在最高法院執筆所作之判決，獲選為判例者甚夥；其法學著作有「大法官解釋效力之探討」、「大法官解釋與平等原則之實現」、「刑事訴訟法修正與民權保障」及「汽車事故之民事責任」等。蔣昌煒之文采，不以法學專業為限，本期所刊「憶中國公學的良師益友」，係作者敘述其求學於中國公學之經過，校園生活之點點

滴滴；來台後與其恩師胡適、王雲五交往之情形，師生情誼，躍然紙上。本刊嗣後當選刊作者其他文史作品，以饗讀者。

在撰寫本文之初，首先要提到的是楊亮功先生，楊老師博學溫厚，與母校中國公學（以下簡稱中公）之關係至為深切。早年曾任中公副校長，整頓校務不遺餘力。來臺後，於民國三十八年至四十年間，與于右任、王雲五諸師及李玉階、唐野夫、水祥雲、丘漢平、阮毅成、黃秉心、劉行之、馬逢瑞、陸寒波、鄒馨棣、鍾鼎文、郭兆麟、蔡愛仁、周友端、周庭植、樊振邦、羅佩光、沈宗琳、董文淵等學長，成立中公旅臺校友會。其後校友參與者年有增加。三十二年來，楊老師對於校友愛護備至，每會必到，實為校友會之精神支柱。

我來臺後，先在高雄執行律師業務，嗣後北上返回司法機關服務，至四十四年始獲校友會通知，參加當年十月在臺灣產物保險公司禮堂所舉行之年會，改選理監事，餐後尚有多項餘興節目，到會人數近百，盛況一時。此後每年均有餐會，亂世相聚，有如手足重逢，精

神上得到莫大的安慰與鼓舞。

中國公學於光緒三十三年由留日歸國的學生組織而成，是當時的革命機關，辦學以提倡民氣、改良社會為宗旨，無論在學校歷史、教育方針或人情風氣各方面，均有其獨特之處，校友莫不引以為榮。這些特點形成了中公精神，透過校友在各行各業中之卓越成就，對於國家社會產生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自不待言。

茲逢南京出版公司編輯「學府紀聞」叢書，中公亦在其列，校友會勉我為文，以緬懷母校與當年師友，義不容辭，故樂於就記憶所及據實撰寫成篇，共襄盛舉，並紀念母校諸師友。

### 千里友情一線牽

提起十八年秋進入中國公學，實係始於一段偶然的機緣。我初中就讀長沙嶽雲中學，當時同校僅有五位女生，即高中部之伍芝（後來升學北大），藝術專科之陳先援、黃厚坤（黃為已故國立編譯館館長王鳳喈先生之夫人）以及初中部的我與年事稍長的賀恆。當時因與

賀姊年齡比較接近，讀書及運動的興趣都很相投，感情最為融洽深厚，分手後書信從未間斷。十八年春賀姊函告伊已與劉表姐等去滬就讀中公，極力贊揚校長胡適之先生及副校長楊亮功先生辦學認真，校風純樸，環境優美，是個最好的讀書之處，鼓勵我前往投考。想到昔日好友再有朝夕相處、一同讀書求取進步的機會，頗為嚮往。暑假未到，先將照片等件寄滬託為報名。只是湘滬路途遙遠，惟恐雙親難予允准，在家遲遲不敢啟齒，直到考期將近，已與幾位同學約定行期，才硬著頭皮將詳情稟報雙親。兩老乍聞此訊，大為震怒，責備未經事前請示即擅自作主。平日父親極少動怒，偶有不悅，母親總是為我解圍，此次父母親均大為生氣，一時之間，我進退失據，毫無辦法，只好躲到樓上臥室內，竟日不敢露面。經過一天緩衝時間，雙親終於同意我去滬就讀，並備妥學雜旅費等，囑即收拾書籍及衣物用品。記得當時行李，除隨手攜帶之小小手提袋外，尚有箱子、網籃、鋪蓋各一件。父母問明幾位同道同學皆非居住長沙城

內，邀約彼等來家中聚餐，為我們送行。大家興高采烈地將行李聚集我家，等待出發。臨行前雙親再三告誡年少在外，遇事多加小心，必須常寫家書，報告生活及讀書情形，以免掛念云云。父親帶著我同坐家裡的車，並為同學們另雇車輛，親送我們登船。就這樣，帶著父母的愛心與祝福，踏上了前往中公之途。當時上海舊識不多，有一位初中的老師曾予我們課業上許多指導，此外，尚有一位小學好友李如玉遷居滬上多年，仍有書信往還，因此，一到上海，我即寄住法租界李府，承李伯母熱心照顧，一切都很方便。當時同學們都分別投考幾個學校，唯獨我心意早定，以中公為唯一目標。放榜之時，難免心情有幾分緊張，記得當時我手持報紙刊出的榜單，從未端往前查看，過半尚未見到自己名字，失望之餘，深感無顏返湘，老師同學多人來訪，久久不肯出來，直到李伯母問起我有無錄取，大家說名列第十，我才雀躍而起，開門相見，說明剛才看報不見自己名字的心情，大家哄堂大笑，憑添趣事一則。李伯母高興地招待

大家午餐，老師邀看電影，我請吃水果，皆大歡喜。次日接到劉表姐電話，囑我於三日後上午赴校報到，她已代繳學雜宿費，並為我選好女生宿舍二樓中光線充足床位靠窗的寢室。女生宿舍位於校園東方，同學稱之為東宮。我的床位靠窗，窗外正是一片廣大無垠未設藩籬的操場，視野極為遼闊。三日後遷入東宮，料理一切就緒，趕緊修書詳稟一切，並附寄榜單一方，以慰雙親遠念，滿心歡喜地開始了我的大學生涯。寫到這裏，有件事必須一提，我原先係為與賀姊同校求學而執意投考中公，未料我來滬時，適逢賀姊為奔父喪已返邵陽原籍，爾後只為其母校愛蓮女師留任數學教師，未能返滬復學，以致我倆無緣再度共學，殊覺悵然。回想投考中公的這段機緣，完全是由於千里友情一線牽，少年時友情的純真執著，思之彌足珍貴。

### 知名鴻儒來校任教

我入校之際，學校分為文理學院（包括文史學系及數學學系）及社會科學院（包括政治經濟學系及法律學系），

校長為胡適之先生。至十九年，胡先生辭職，赴北平接掌北大文學院。同年五月十九日由馬君武先生繼任校長。校董則有蔡子民、于右任、王雲五、但懋辛、丁艷音、熊克武等諸先生，皆一時碩彥。其中蔡先生為董事長，但先生兼總務長，丁先生兼秘書長。由於經濟困難，任用職員不多，但都能作事認真負責，行政效率甚高，學校到處也很整潔美觀。

當時所聘教授，多係博學知名之士，中國文學系由陸侃如、馮沅君先生主持（陸、馮係夫婦），另有黃白薇、沈從文諸先生。我曾選馮師之課，常有請益，接觸較多，馮師不僅新文學好，舊文學的根基也很厚，談人論事，率直而深刻，具有啟發作用。英文由梁實秋先生等教授。數理系有胡耀楣、勞君展諸先生。社會學院由高一涵先生主持，主要教授有戴修瓚、劉秉麟、楊鴻烈、陳顧遠等先生。

中公的大禮堂兼課堂之用，胡校長及馬校長的文化史、高一涵先生的政治學、劉秉麟先生的經濟學均在大禮堂上

課。所有座椅右邊均附釘小板一塊，以供學生書寫筆記之用。同學聽講非常踴躍，常至座無虛席，大家聚精會神，耳聽手記，下課後滿載而歸，學風濃郁如斯可見。胡校長早年成名，學貫中西，道德文章自不待言。馬校長則經常身著灰布長衫黑馬褂，足登布鞋，上課時從不用講義，同學們都能專心聽講，勤作筆記，仍多心得。高、劉、戴諸先生每週均在課餘勻出一段時間供學生質疑問難。

回憶當年師長們，各具風範，均以高度熱誠獻身教育。不僅在治學方法上嚴加督導，也鼓勵學生多參加各項課外活動。小而述志，大而天下事，談論之際，多所指點，愛護之情溢於言表，使青年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加強對國家的責任感，並認識自己的存在價值，乃至建立日後待人接物之原則。為國家造就了無數思想純正、胸懷開朗的青年，不僅是萬千學子難忘的恩師，也是參與國家百年樹人偉業的功臣。

中公校風樸實，一般同學大都勤學而活潑，平日課餘多聚首圖書館，研讀

或寫作。夕陽西下時，輒三五結伴徘徊於操場草地或吳淞江畔，領略大自然之美，生活極為充實愉快。也有部分活潑外向的同學，組織各種學會、講演比賽會等，活動範圍頗為廣泛。對於運動有興趣者，則不時在校內外舉行各種球賽，如交通大學、暨南大學、同濟大學、吳淞女中球隊都經常來校比賽，為校園增添不少熱鬧。女生在宿舍窗口即可看到全部賽程。至十九年八、九月間遷居北面加建之新宿舍後，更近球場，看球賽更為方便，幾成為我們課餘主要娛樂節目之一。

我住東宮時，同室四人，除同鄉李明外，尚有粵籍張、郭二君，張已婚，不久遷居校外與夫團聚；空缺由沈從文先生之令妹遞補。沈先生手足情深，每早必來探望，輕言細語關照種種，始行離去。雖校風尚稱開放，男女同學亦有往來，但相見皆以會客室為限，因此，沈先生探望令妹之舉，令人印象深刻。不久沈妹他遷，沈先生自然不再來了。

當時文理學院在吳淞砲臺灣校本部，離上海約三十華里，社會科學院在上

海閘北八字橋。由於係租來的房舍，比較狹小，許多課程及校方活動，多在吳淞進行，因此各院同學見面機會頗多，結識不少朋友。其中社會科學院政經系滇籍的吳漢英、文理學院皖籍的王華蓮、張兆和姊妹及江浙吳健雄與我最為相得。他們各有擅長，都是個性溫柔、生活樸素而勤讀的好學生。吳健雄後來在美國研究物理成名，曾於五十年左右來臺，由中央大學部分校友通知（吳健雄後轉中央大學），一同舉行一個小規模的歡迎會。此次相見距離中公初識時已卅載，把晤言歡，憶及吳淞歲月，曷勝懷念。

### 伙食風波圓滿解決

當時學校不辦伙食，亦無食堂，同學們分別在校門外幾家飯館包伙，解決民生問題。我和劉表姐等幾位口味相合的好同學湊成一桌，在周復興飯館搭伙。周老闆手藝頗佳，親自掌廚，因此生意特別興旺，同時搭伙者達百餘人之眾，絕大部分都是熟識的同學，其中體育健將不少，以名將馬祥波的食事最引人

關注。因馬君高大碩健，食量過人，周老闆要求馬付三份伙食費，馬則只允按人計份，不願多所負擔，彼此意見不能協調，幾至斷炊。為抵制周老闆唯利是圖的作法，遂有同學在校刊上登出小小啟事一則，略謂該館因修理鍋爐暫停營業；同學間又盛傳周老闆似有肺病，需要檢查醫療云云。一日之間，大夥移轉陣地，改往他館用餐，周館驟然門庭冷落，無人問津。周老闆娘大為緊張，當晚即跑至女生宿舍，大訴苦經，聲淚俱下，幾至跪地請求大家救其全家。我見此情景，於心不忍，囑其即日稍修門面，並整理鍋爐。另一方面，則向相關同學轉達其苦況及懇切求救之情，商請數日後仍在校刊上發布周老闆經檢查並無肺病，修理鍋爐門面亦將竣事之消息。果然在一週後恢復營業，盛況更勝於前，一場伙食風波遂告平息，馬君之伙食問題也自然迎刃解決。

### 門房老蔡夫婦的為人

凡是住校的同學，對於門房老蔡應該都會有印象。學校大門入口處必須經

過一座小橋，進口靠右邊兩間小房就是老蔡的房間。全校男女同學，他個個都認識，不論誰家匯錢來，必經他手取送，就像家長對待孩子一樣，他總是再三叮囑不要隨便花錢。老蔡家就在校門外開了一間雜貨店，由蔡媽主持，門面不大，店內卻相當寬敞，廳堂房間還不少，擺設也很雅潔。我們有好幾位同學是他們店中座上常客，即使不買東西，蔡媽仍很歡迎，間或還招待我們吃點心，如小籠包子之類，都是蔡媽親手所做，別有風味。蔡媽待我似乎特別好，經常買她的甘草牛筋，買十小包另送二小包。據同學說，她親手做點心也是我去才有。對於一個十幾歲遠離家鄉的遊子來說，這些充滿溫情的照顧，格外令人感動。蔡家祇有一個獨生女，在吳淞女中讀書，美而慧，不但功課好，體育也棒，是吳淞女中校隊隊員之一，經常隨隊來中公賽球，轟動一時。我們常因她組織啦啦隊到球場助興，大家認為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回想起來彷彿如昨日之事，猶覺津津有味。十九年冬寒假留住學校，適逢春節，飯館休息四天，原擬吃

些麵點過年，事為蔡媽知道，特至宿舍裏懇邀我與幾位好友去她家過年，盛情難卻，只好接受她自除夕至正月初三，一連四天的熱誠親切招待，過了一個意想不到的豐盛而快樂的新年。我自初中起即有每天寫日記的習慣，有事則長，無事則短，那個寒假的日記內容非常充實，其中當然也包含了蔡媽夫婦對我們這一群大孩子的愛心紀實。

### 記胡校長

胡校長在大禮堂教課，總是座無虛席，課中不時提問，或許對於我簡明扼要的答覆尚稱滿意，經常對課業有所垂詢。某日邀往上海米糧庫寓所拜見師母，漸漸有所往來，當時在胡府遇到不少名人。

胡師一再鼓勵我投身文學，十九年離校赴北平之前，曾交付詳細介紹名片一張，囑即轉學北大文學院。翌年由於學校風潮迭起，不得已離校返湘，父親與戴修瓚老師均主張學習法律以北平朝陽大學最為理想。適逢父親赴北平參加全國律師協會之會議，遂同往參加轉學

考進入朝陽大學法律系（其時李明、吳健雄已先後分別轉學武漢大學及中央大學）。後來在北平與胡師相見，師母經常以電話邀往寓所，對待有如子姪。有一次見告老師將有講演，囑咐前往聽講，以增見識，胡師竟於講詞中提及：父親研究法律，女兒不必跟著學習法律，也能成功等語。對於我未能遵囑轉學北大習文一事似頗介意。今日思之，敦品勵學與選擇行業，皆屬青年時期最重要的事，我之所以終於習法而從事法律工作，除為秉承父志，實因個性相近。而胡師的熱誠關懷，至今感念不忘。

廿二年，胡師應湖南省主席之邀，訪問長沙。返平後，前往拜候，見面即謂：一到長沙，希望與學生相見，結果我及劉公任均無蹤影，頗感失望。其實平、湘間隔萬里，我當時並未離平，當然不可能在湘出現。可見胡師隨時以學生為念，一代哲人亦有其天真的一面。

當時任職臺灣高等法院推事，公務極為繁重，至四十九年二月六日始專誠晉謁，胡師一見即告知師母不日將自美返國定居，隨後邀同參觀院內各處及為師母預備的居室。中研院範圍不大，記得胡師的會客處即在辦公室的另一端，胡師與我晤談時，尚有胡頌平學長與另一位秘書正在辦公。胡師談興頗濃，提到法官代表國家為民服務最為徹底，應該加強注意，對於各案之疑點務必要求證以澄清，才不至於被人蒙蔽。胡師生平待人寬厚，凡事講求證據，也特別以此提醒勉勵於我。並贈予四十自述、胡適文存、詞選等書，另贈外子胡適文選一本（在北平時曾贈我父中堂一幅）。臨別親送上車，切切叮囑於師母返國時即到南港一行，車行甚遠，回首仍見胡師身影。但事實上，由於距離相當遠，交通又不便，加以終日案牘繁忙，不易抽身前往，不料這次竟是與胡師最後一次的見面。胡師母後來返國遷居和平東路，經劉鴻儒檢察官通知，曾多次前往探望。師母談及胡師去世後許多未盡如意之事，無從為之疏解，殊覺歉然；幸於談

及京都舊事時，老人家愁容頓消面現歡愉。

胡師一生對於當代及後世之影響無與倫比，先總統蔣公曾以「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輓之，胡師當之無愧。這幾十年來，研究胡師思想、欽讚胡師風範的文章不知多少，我僅節錄親身經歷的瑣事數則，以紀念這位熱誠、天真、謙沖而極其愛護學生的良師。

### 我所認識的王雲五老師

在臺灣第一次見到王雲五老師是在臺北校友會中，王老師將其詳細住址及電話見告，說明早晚或假日隨時可去其府上。自此之後二十多年常承教誨，學到許多做人做事的道理，精神上受到極大的鼓舞。我所認識的雲五老師，不僅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有歷史性的成就，由於他具有許多常人所不及的個性，在學生與部屬心目中始終是一位可敬的長者，帶給他所面對的世界無比的光明和希望。

雲五老師閱歷極為豐富，洞悉人情

世故頗深，對於事物之分析批判毫無保留，而其思想意念，如同天馬行空，不為積俗所拘，因此與王老師談話，是一種非常愉快的經驗。另一方面，王老師始終保持著高度的天真，對於周遭的人與事，一旦有所認定，經常主動賦與關懷，不求回饋，始終如一。我認為這實在是最可貴的長者風範，也是王老師最成功的地方。記得我於五十二年奉調最高法院推事，公事發表之日，當晚有同事在家會餐，王老師派人送到「為學毋萌老態，做人須具童心」的小中堂一幅，真不知為何忽然以此見贈。事隔多年，王老師偶然道及我調最高法院時曾以前述小中堂致賀一事，始悉王老師勉勵的深意。嗣於六十五年九月中旬我奉總統任命為第四屆大法官，王老師亦以電話道賀，足見王老師時時關心學生之一般。六十二年王老師曾詢及我子女情形，其時小女是在司法行政部服務，甫進入臺大研究所，隔三年，王老師復問及小女是否已畢業，有何打算，並謂現時青年於研究所畢業後，多在專任工作之外兼課數小時，教學相長以求進步，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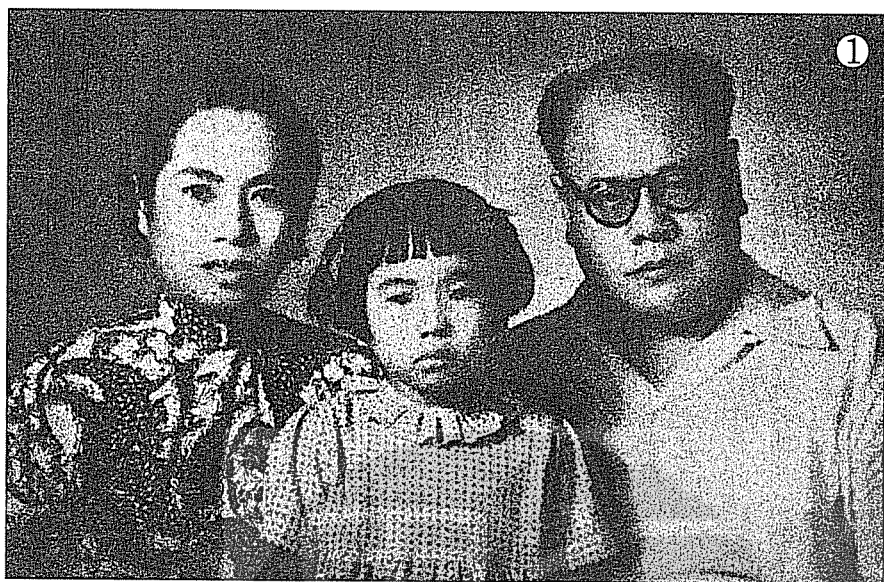
為介紹銘傳等校。適小女已接政治作戰學校及中國文化學院共四小時之聘書，不能再加鐘點（公務員兼課以四小時為限），婉言答謝。王老師記憶力之強，令人佩服，而關愛青年之厚，尤令人感激。

王老師無論在朝在野，對於世局的演變及各種典章制度的內容，始終保持著高度的關切，言談之間，對於許多專業性的事務瞭如指掌，而其愛國熱忱與學識之淵博適成正比。記得六十一年美國總統尼克遜與中共勾結，共同發表「上海聯合公報」，消息傳來，王老師悲憤異常，病中執筆致函尼克遜，列舉與匪建交之缺失，慷慨陳詞，感人至深。並承賜我此函抽印本，以資警惕。六十六年終，王老師偶閱美國期刊，獲悉美國佐治城大學策略及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克萊恩博士將有評估世界國力之新著問世，輾轉託人於是書出版之數日內購得。閱後認定該書極具價值，如供國人參考，可以安定人心，振奮士氣，遂訪通曉國際局勢之譯書能手王洪鈞教授，於廿餘日內完成約十四萬言之全書，定名

為「一九七七年世界國力評估」，於六十七年三月出版。並由其私人出資定購一千五百冊，分贈有關人士，以為慶祝蔣經國先生、謝東閔先生當選總統、副總統之賀禮。此種劍及履及忠誠為國之精神，實在可感。六十七年十二月美國忽然宣佈與我斷交，王老師氣憤填胸，曾於我探訪時，告知已有數日夜不成眠，恨自己歲數大，腿雖無力，而腦筋還好，在此世局中，憂國憂時。看到許多人不知正視國難當頭，仍過著醉生夢死的麻木生活，感到極大的痛苦。乍聞此言，不覺黯然，真不知如何安慰如此一位純真愛國的九十老人。

六十九年七月間得知王老師臥病榮總，隨即前往探視。初入病房未見到王老師，據護士小姐告知病情已好轉，只須多休養幾日就會康復，現在洗手間云云。正擬留一名片離去，忽聞王老師大聲叫護士小姐留客，並快進去扶持，三步作兩步即已出來。口中念著：「既來之，未見到面，不必走得如此急。住院期間，他們（指其家人）都不把我想要的書拿來，極不方便，明天就要回家了。」





「我以王老師平日太勞累，勸其可藉住院機會多作休養，俟完全康復後再回府。適其長公子夫婦同來醫院，一致勸王老師繼續留住醫院休養。嗣聞於其後一、二日內即行回家，不知何時舊病復發

再入榮總，至同年八月十四日晨終告不治。忽聞王老師歸西，深感痛失良師，多日不能安神。日後王師母提及王老師如非固執看書，好好養息，必還健在，我深以為然。

回想王老師的一生，以開放積極的人生觀，在困苦的環境中奮鬥不已，自學成功，創造各項成就，從一無所有變為無所不有，世間能作如此人生壯遊者，能有幾人，王老師應可無憾矣。

- ①一九五四年蔣昌煒與時任最高法院推事的夫婿羅國昌及女兒合影。  
 ②蔣昌煒大法官早年與女兒合影。  
 ③蔣昌煒大法官（左二）偕女兒（右一）與好友林海音（右二）、陳秀美（左一）同遊翡翠水庫時合影。

